《教育：谈何容易》读后感

礼河实验学校 曹娇

尼采说，谁若能点燃闪电，必长久如云漂泊。

每每谈及当前的教育，我们都是一声叹息，摇头不已，觉得自己陷入到无物之阵，既不甘沉沦，又挣脱不了。

很多人都经历了教育的四个阶段:第一是痛;第二是苦;第三是痛苦;第四是不知道痛苦。一旦不知道痛苦了，很快就会麻木的快乐，接下去很可能就会从奴隶的生活中寻找出美来，再勤勤恳恳地去制造他人的痛苦。以至于把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愚民精神，上升到“一怕不苦，二怕不死”的牺牲精神。这是最恐怖的事，但也是最常见的事。

很多人因此责怪我们的教育体制，却忘记了我们也是体制的一部分，比体制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。或多或少，教育的不少乱象，也有不少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

人有非分的需要--欲望。有欲望，就会有竞争;有竞争，就会有恐惧;有恐惧，就会有攻击和暴力;有攻击和暴力，就会对他人的伤痛麻木不仁，就会视他人为可以买卖，可以利用，可以肆意践踏的工具。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，一旦产生了，就会直接间接地为周围带来阴暗、短视、冷漠的氛围，就会恶化我们的教育生态。什么班级课间操表扬多一次，元旦板报评比多两分，流动红旗多三面，单元小测验优秀率多四个百分点等等……相对于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，这些外在的东西，究竟能值几何呢?所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为这个不如意的教育生态负一定责任。

作为教育者，我们难道不应该从自己的小环境做起，以我为旗，从我做起，践行一种真的教育?

为什么会选择教师呢?有时候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初的选择，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我们有没有丢失最初的梦想?

谁都知道，选择了在黑板前的站立，就选择了一种永恒的姿势，一种责任，一种使命，一种宗教的狂热，一种默默无闻光明磊落的情怀。

教育不是饭碗，不是差事，甚至也不是职业，而应该是也必须是一项伟大事业。她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，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，需要肉体的投入，灵魂的参与，精神生命的极度支撑。舍此，我们何以设想出:很多年前，那个苍颜白发的老人，奔走在六国之间，累累若丧家之犬，却能安天乐命，以天下为己任?

教育需要乌托邦，需要田园牧歌式的价值追求，更需要一种痴迷，一种疯狂，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。如此，方能抗争疏远自然、脱离生活和缺乏诗意的种种弊端，才能引领儿童回归田园，融入生活，发现并且唤醒孩子的野性思维和原始的生命激情。教育注定要在舒展中找到自我成长的场，热血注定要燃烧，生命必须在场，涓涓细流也必将汇成大河，最终黄河入海流。